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廬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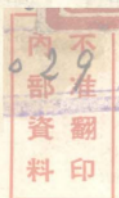
(第四集)

✓ 9 蕎麥記 ✓ 3 大辭店

✓ 2 七星配

✓ 紅梅驚瘋 ✓ 3 三隔帘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4

字 数: 205,200字

册 数: 500本

出版日期: 1958年4月

2050.54

七 星 配

(又名“天仙配”)

王业明 口述本

前 記

丹阳董永，父死无錢葬埋，被迫卖身于傅家为奴。天上玉帝感其孝行，命七女下凡，配为百日夫妻。傅家知董为孝子后，收为义子。不意于扫坟回家途中，期滿，玉帝将七女召回，夫妻惨別。后董永考中状元，七女再度下凡送子，別时更增悲惨。

人 物：

董 父	(简称董)	董 永	(简称永)
張員外	(简称張)	張王氏	(简称氏)
傅員外	(简称傅)	傅夫人	(简称人)
傅官保	(简称保)	傅鳳英	(简称英)
玉 帝	(简称帝)	大 姐	(简称大)
二 姐	(简称二)	三 姐	(简称三)
四 姐	(简称四)	五 姐	(简称五)
六 姐	(简称六)	七 姐	(简称七)
功曹甲	(简称甲)	功曹乙	(简称乙)
功曹丙	(简称丙)	功曹丁	(简称丁)
漁 夫	(简称漁)	樵 夫	(简称樵)
农 夫	(简称农)	書 生	(简称書)
轎 夫	(二 人)	执 事	(四 人)

新 娘	(簡稱娘)	新 郎	(簡稱郎)
丫 環	(簡稱環)	家 院	(簡稱院)
將 官	(四 人)		

第一場 借 銀

(董永上)

永：(引)身住寒窰，珠淚滔滔。

(詩)時去生薑不辣，時來扁担開花。剝皮鬼子跑掉，刀切豆腐發芽。

(白)小生姓董名永，丹陽人氏。只因家中不幸，遭受天火，母親被火焚燒而亡。父親有病，無存身之處，在此破瓦寒窰，病體沉重，無錢調養。想起舅父家中，百萬豪富，想到他家借點銀子，調養父病。天氣不早，就此前去。

(唱)小董永坐寒窰珠淚滔滔，家不幸遭大難被火來燒。我母親掉火坑活活燒死，我的父有重病身臥寒窰。家貧窮少銀錢父病難好，愁的我小董永心內憂焦。我只好娘舅家把銀來借，請醫生把父親病體來瞧。且瞞住老爹尊舅家去定，抱一捆黃稻草拦住寒窰。小董永出窰門且向前奔，去張家求娘舅大發善心。望只望來到了舅家門口，叫一聲我娘舅快請開門。(張員外上)

張：(唱)有老漢在家中心中納悶，又只听前堂外有人叫門。上前来開過了大門兩扇，但只見外男兒來到我門。外男兒不在家侍奉父母，今日里來我家有什麼事情？

永：(唱)我娘舅你不問我也要講，提起來叫孩兒珠淚汪汪。我家中遭不幸受了天火，火坑內燒死了年邁親娘。我的父身有病無錢調養，因此上來你家向舅想方。多懇求我娘舅銀子來借，你外男到好處奉還門上。我娘舅借不借回答于我，我的父在寒窰望我返鄉。

張：(唱)耳听了外男兒說出此話，你娘舅心中里好似刀割。你雖然借銀子來到我處，但是这借銀事我不能当家。外男兒到后

堂兄你舅母，舅母前务必要多說好話。

永：（唱）听娘舅說此言心中不定，借不着銀和錢怎能回程。我舅媽他本是嫌貧愛富，怕只怕去見他難借分文。為父親身有病无有办法，只好去哀求那舅媽娘亲。（下）

張：（唱）見外男去后堂心中不定，叹一声我姊姊一娘所生。外男凡到我處把銀來借，不知道我的妻可發善心。我不如隨外男一同后進，屏門里看消息用耳來听。（下）（張王氏上）

氏：（唱）王氏女坐香房心中安定，家私大財產富永不求人。我的夫无用人一切不問，家內外什么事推我一人。閑无事坐至在上房內等，候丫環送茶湯到我面前。（董永上）

永：（唱）行步兒來至在上房內進，問一声我舅媽你可安寧？

氏：（唱）不在家讀詩書孝順父母，但不知來我家有什麼情？

永：（唱）听舅母問一声珠淚滾滾，問起來外男事鋼刀刺心。我董家遭不幸一火燒盡，父子們落至在破瓦窰門。我母親火坑內活活燒死，我的父身有病睡在窰門。你外男到你家銀錢來借，哀求你舅媽母大發善心。

氏：（唱）听說是外男兒父親有病，到我家借銀錢去請先生。莫非是小董永好吃懶動，借銀子實在是有沒有分文。小奴才你與我連爬帶滾，莫要把窮酸氣沾辱我門。

永：（唱）听舅母不借錢珠淚汪汪，反罵我把窮氣沾他身上。我董永也本是有門有第，受人罵實在是臉上无光。這銀子決不借轉身出走，不做官不發達不來門上。（下）

氏：（唱）小董永被我罵抽身即走，倒不由王氏女心中掛忧。我家中家才大命里所有。你董永窮小子怎能出頭。（下，張員外上）

張：（白）噯，且住，這種无義的婦人，銀子不借，反罵董永外男回去，怕姊丈病體難好。倒不如瞞了妻子，到房中偷件出色衣服，給外男拿回家中或賣或當。（拿衣追永下）（董永上）

永：（唱）娘舅家借銀子未曾借到，怕只怕老父親病體難熬。忍住了

心头恨回去了罢，（張上急追）

張：（白）外男慢走！

永：（接唱）我娘舅大声叫所为那条？

張：（白）外男向你舅母借錢，不知借了沒有？

永：（白）一文无有，反把人辱罵了一頓。

張：（白）外男不要掉淚，你舅父把你拿了件出色的衣服，你帶回去，或当或卖。把你父病体看好，你要发恨讀書才是。

永：（白）銀錢无有，要你衣服何用？請舅父拿回去罢。

張：（白）外男不要动气，好好收下，叫你母舅有何办法。（王氏上）

氏：（白）你这个无用的男人！好大胆子，偷我衣服！（夺衣、扭張耳朵下）

永：（唱）和娘舅在路旁正然說話，又誰知来了那狠心舅媽。扭耳朵回家刑罰难受，只恨我命生穷連帶于他。我娘舅是男子不能說話，大不該由舅母問事当家。說不尽无情苦寒窖內下，見父亲問一声你儿回家。（董父上）

董：（唱）我的儿何处去半日不見，为什么目掉淚轉回窖門？

永：（唱）为只为老爹爹身体有病，你的儿娘舅家去借金銀。到他家借銀錢分文无有，反被那舅媽辱罵回程。我娘舅他待我真心真意，他偷了我舅媽八折罗裙。但不知老爹爹病体怎样，我的父你的病是重是輕？

董：（唱）听儿言叫为父心酸一陣，反加你父亲病重了十分。同胞的好姊妹亲都不認，借不借凭由你因何罵人。我的儿有孝意皇天保定，为父的几句话要記在心。我去世儿讀書总要发奋，只要儿苦讀書何必求人。本想着与姪儿細談細論，气不够力不足难以出声。心发燥冷汗流遍身发抖，无常到万事体不能由人。（死，下）

永：（哭）爹爹，爹爹呀！

（唱）見爹爹在寒窖一命归阴，急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門。老爹爹死寒窖无棺盛殮，倒不如上大街自卖自身。拿过了紙一張羊毫笔硯，写一張卖身紙好上街心。上写着小董永亲笔

写定，拜上了大街坊有錢先生。我本是，丹阳人名叫董永，只因为父有病一命归阴。那一位好君子大发慈悲，救一救我董永苦命之人。卖身紙写过了齐齐整整，丢下了死身父且上街心。低下头走出了寒窑以外，抱一困黄稻草拦住窑門。（下）

第二場 奏 天

（四功曹同上）

甲：（白）子丑寅卯天門开，

乙：（白）辰巳午未登天台。

丙：（白）申酉戌亥多降福，

丁：（白）多講福来少講災。

甲：（白）吾乃值年功曹是也。

乙：（白）吾乃值月功曹是也。

丙：（白）吾乃值日功曹是也。

丁：（白）吾乃值时功曹是也。

甲：（白）四大功曹請了。只因丹阳县孝子董永卖身葬父，世間少有，不能隱瞞。我等云霄殿奏上玉帝，看玉帝怎样发旨。（同下）（金童玉女拥玉帝奏乐上）

（白）吾乃玉皇大帝是也。曾令四大功曹，前往凡間，察查人間善恶，今逢繳旨之期，金童玉女侍候了。（四功曹同上）

甲：（白）調查凡間事，奏与圣主知。四大功曹參見大帝。

帝：（白）站列一旁。命你四人察看凡世善恶如何？

甲：（白）启奏天主，茲有丹阳县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請玉帝发旨賞报。

帝：（白）孤賜玉旨，你可前往斗牛宮，看那个仙女接到，立即下凡，匹配孝子董永，不得有悞。

甲：（白）領旨。（四功曹同下）

帝：（白）朝奏已毕，摆駕回宮。（下）（仙女大、二、三、四、五、六、七同上）

大：（白）众家姊妹請了。今逢父王寿誕之期，我們一同前往仙桥遊玩一番，不知众家妹妹意下如何？

众：（同白）姊姊說話，那有不依，一同前往。

（齐唱神調）众家姊妹乱噪噪，乱噪噪，姊妹一同遊曲桥，駕云光一時間曲桥已到，只听那凡間多熱鬧，多熱鬧！（漁夫上，走場）

二：（白）众家姊妹，你看凡間有个年老之人，在那儿走来走去，他是干什么呀？

大：（白）他是凡間的漁夫。

二：（白）我来讚他几句。

众：（白）但凭于你。

二：（白）众家姊妹听讚。

众：（齐唱神調）打漁哥哥莫慌忙，莫慌忙，众姊妹一言細听端詳。手拿着釣桿河灣上，早打鮮魚轉还乡，轉还乡。（樵夫上，走場）

三：（白）众家姊妹，凡間那一老人，手拿斧头，他是干什么的呀？

大：（白）他是凡間的樵夫。

三：（白）我来讚他几句。

众：（白）但凭于你。

三：（白）众姊妹听讚。

众：（齐唱神調）打柴哥哥莫慌忙，莫慌忙，众姊妹一言細听端詳。手拿斧头南山上，早打乾柴轉还乡，轉还乡。（耕夫上，走場）

四：（白）众位姊妹，凡間那人，手拿犁鋤。他是干什么的呀？

大：（白）他是个耕夫。

四：（白）我来讚他几句。

众：（白）但凭于你。

四：（白）众家姊妹听讚。

众：（齐唱神調）犁田哥哥莫慌忙，莫慌忙，姊妹言来听端詳。手拿犁鋤田埂上，秋后能收万担仓，万担仓。（書生上，走場）

五：（白）众家姊妹，凡間那人手拿書硯，他是干什么的呀？
大：（白）那是个書生。
五：（白）我来讚他几句。
众：（白）但凭于你。
五：（白）众姊妹听讚。
众：（齐唱神調）讀書哥哥莫慌忙，莫慌忙，姊妹言来听端詳。怀抱詩書書房上，祝你早早下科場，下科場。（抬亲轎夫上，走場）
七：（白）众家姊姊，那凡間明灯执火，鑼鼓喧天，他們是干什么呀？
众：（白）那是凡間娶亲的。
七：（白）我也来讚他几句。
众：（白）但凭妹妹。
七：（唱神調）新郎新姐莫慌忙，莫慌忙，七仙女有言听端詳。早摆花燭早进房，早添貴子状元郎，状元郎。（功曹上）
甲：（白）玉帝有旨，那位接着，即刻下凡，匹配孝子董永，不得有悞！（丢旨下）（众仙女搶接）（七仙女接旨）
众：（白）在我这里！在我这里！
七：（白）众家姊姊請看，玉旨在这里了。
众：（白）七妹真好福气，既然接旨，就赶快下凡，匹配孝子。候你緣法一滿，众家姊姊接你上天是了。
七：（白）众位姊姊，妹子下凡，如有急难之事，望众家姊姊，要前往搭救。
大：（白）七妹放心，我有噴烟香七枝，如有急难之事，可点此香，众家姊姊即到，搭救于你。
七：（唱）众家姊姊好恩情，賜我噴烟香七根。七女接旨不怠慢，下凡去配小董永。如果夫妻緣法滿，众姊姊接我上天庭。告辞了姊姊下凡去，姊妹要有姊妹情。（下）
大：（白）众家妹子，七妹已經下凡，赶快回去见过父王。
众：（白）好。（同下）

第三場 賣 身

(董永上)

永：(唱)董永生的八字硬，一双父母命归阴。母亲被火来燒死，父亲亡在寒窰門。沒有棺木来盛殮，头插草标卖自身。将我自身来卖掉，好买棺木盛尸灵。行步来在大街站，大喊三声叫卖人。(下)(傅員外上)

傅：(引)門外青山綠水，黃花百草风吹。

(詩)家有万担粮，前仓压后仓。人夸多富貴，我看也平常。

(白)老汉姓傅，丹阳人氏。人以員外相称。膝下一男一女，男名官保，女名巧云。一家安乐，只少使用之人。今日无事，且帶官保前去街坊走走。一来散心，二来打听可有使用之人，僱买一名，也好看家听用。官保那里？(傅官保上)

保：(白)拜見爹爹，喚孩儿何处使用？

傅：(白)儿呀，今日为父心中悶悶不乐，帶你上街，遊玩遊玩。

保：(白)是。

傅：(白)帶路。

(唱)有老汉在家中心內惱悶，想去到大街上遊玩散心。丹阳县論財富不在人下，家业广财产大可不求人。官保儿前帶路大街来进，(董永上)

永：(唱)大街上来了我卖身董永。

傅：(白)这位小汉，慌慌忙忙，头插草标，向那道儿去？官保上前問过于他。

保：(白)是。(向永)喂，你这汉子，因何头插草标，向那道而去？

永：(白)我乃是自卖自身，問我則什？

保：(白)好，你站一时，待我問过父亲。(向傅)爹爹，那汉子是个自卖自身的人。

傅：(白)(哈哈……)正对老夫心意。你叫他前来与我敘話。

保：(白)汉子，我爹爹叫你和他說話。(董永施礼)

永：(白)见过伯父。喚我何事？

傅：（白）你这汉子，头插草标，还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呀？

永：（白）員外，人卖草能值几何，我乃是草卖人的。

傅：（白）听你之言，还是自卖自身。不知你家住那里，姓什名誰？要多少銀子？向我說来。

永：（唱）老員外你不必将我来問，問起我苦情处天地寒心。家住在董家庄丹阳县份，我姓董有名字叫做董永。遭不幸被天火家才燒尽，老娘亲被燒死尸骨无存。在寒窑父有病一命亡故，无有錢买棺木盛他尸灵，小董永只急的无法可奈，因此上插草标才卖自身。身价銀要十两白布一捆，回家去买棺木盛父尸灵。老員外你可能善心大发，你可能做好事修福儿孙。

傅：（唱）小董永自然是这样行孝，插草标卖自身葬他父亲。我賜你銀十两白布一捆，快回去买棺木盛你父亲。三日内办好事随即来到，你来迟失了信可不答应。

永：（唱）老員外发善心令人感敬，我董永不是那駙馬畜牲。你这样好恩情該要感报，我岂肯做那个无义之人。辞別了員外父家門回轉，三日后定到你傅家莊門。（下）

傅：（唱）今日里上大街遊玩解悶，僱来了一长工名叫董永。我看他有孝意人品不錯，买他来到我家实在放心。官保儿且帶路家門轉定，小董永办好事就到我門。（下）

第四場 路 遇

（七仙女上）

七：（唱）在天宮領罢了父王御旨，到丹阳找一找孝子董永。小董永存孝意天下少有，奉父旨下凡去匹配婚姻。我这里駕云光凡間去定，远远的看見了丹阳县城。来到了一山凹心中暗想，缺少个做紅媒引線之人。我这里落云头心中暗論，想起了天宮里太白长庚。

（白）呀！且住，我今下得凡来，与董永素不相識，如何去成配偶？不如宣来李长庚，前来做个媒証。（唸）天灵灵地灵

灵，太白金星走上！（太白金星上）

太：（白）小神见过仙姑。不知仙姑何事差遣？

没有别事，只因父王有旨，命我下凡匹配孝子董永。我与他面不相识，缺少个引线之人，特宣你前来，做个月老，好与他早成婚配。

太：（白）小神遵命。

七：（唱）有太白做红媒心中欢喜，他代我做媒证好配婚姻。我这里打坐在路上候等，等候那丹阳县孝子董永。（董永背包袱雨伞上）

永：（唱）春夏秋冬四季天，日传月月传日日月如梭。可叹我二爹娘一命亡故，丢下了小董永苦受折磨。身带下包袱伞传家庄上，早到那传家庄去做生活。行步几来至在阳关大路，见那旁坐一位二八姣娥。那娘子用双目观看于我，小董永那有心把眼来梭。我本想由一旁侧身而过，又恐怕男女间情理差讹。上大路不走下大路过，学一个吃斋汉口唸弥陀。

（下）

七：（唱）好一个小董永至诚君子，上大路他不走却是为何？我这里也转身下大路坐，下大路再候那董永哥哥。（董永上）

永：（唱）太阳西落又转东，劝人行善莫行凶。项羽行凶在乌江死，韩信死在未央宫。十三太保李存孝，死后还被五雷轟。我这里背包袱步往前走，又一个女娘子坐在路中。我这里睁双目定睛来看，这娘子与那个面貌相同。我这里上前来一礼相奉，见大姐施一礼细说从容。

（白）娘子请了。（七偏身不理）娘子请了。（七仍不理）行礼不睬，难道是个哑妇么？

七：（白）呸！你到是个哑妇？

永：（白）小大姐，向你数礼不睬，我只道你是个哑子。

七：（白）你这人好好的向我用礼则什？

永：（白）我想请大姐你行一个方便。

七：（白）好，好，青天白日，四下无人。就给你方便。

永：（白）呀，大姐，你怎么說了這話？我原是請大姐讓路的方便。

七：（白）說了半天，你原是請我讓路的。我且問你，你从前讀過書沒有？胸中可識翰墨？

永：（白）小生略識翰墨。

七：（白）啊！我倒看錯了，你还是識字之人？

永：（白）是呀。

七：（白）你既是讀書之人，向人行禮，就該放下包袱雨傘才是。如果你肩挑糞桶，那也挑着向人施禮嗎？

永：（背白）倒叫她說對了！（向七）嚶，大姐，你說的有理。实在對你不起，待小生重新見禮。（放包袱雨傘）我來敬禮，大姐請了。（彎腰時，女揮扇子生頸背上拿去生傘袱）

七：（白）不要客氣了，請罷。

永：（白）告辭了。（取傘袱不見）嚶呀！你怎么把我的包袱雨傘拿去了呀？

七：（白）呸，你這人說話太無道理，你是男子漢，我是女流之輩，男女授受不親，你原是個拐子不成？

永：（白）你才是個女騙子？（搶奪雨傘包袱、太白急上）

太：（白）呸，呸，呸，看你這個漢子，青天白日，和人家女子拉拉扯扯，太不成樣子了！

永：（白）老伯父，你老人家來的正好。你們此地可講理呀。

太：（白）清平世界，那有不講理之說。

永：（白）老伯父，只要講理，那我就凭你來談談罷。

太：（白）你且說來。

永：（白）伯父，我原是個傭工之人。今日走在这里，被這大姐攔路，反而拿去了我的包袱雨傘。

太：（白）怎么，還有這樣不講理的人嗎？包袱是你的，她硬拿去。你且站在一旁，是你有理。

永：（白）我理你看該有多大？

太：（白）嚶，你理有菜子大。（轉身向女）呸！（七驚）

七：（白）老大爹，你怎么一句不说，就这样吓唬人呀？

太：（白）呸，你这人不对！

七：（白）我怎么不对呀？

太：（白）人家这位小哥，是个帮工的人。你不该把他的东西拿去，
你是个女骗子不成吗？

七：（白）老大爷，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人责备，你可知我俩是什么人呀？

太：（摇头白）我可不知道。

七：（白）我知道你不知道，他乃是我的丈夫。有道是夫去天边妻要
随，他养不活于我，不应该把我丢掉，因此才拿他的东西。

太：（白）哦，弄了半天，你们还是俩口儿，我太糊涂了。他既这样，
你应该拿他的东西，还是你有理的。

七：（白）我理有多大呀？

太：（白）象蚕豆大的扁礼。（转身向永）呸！

永：（白）老伯父，你怎么又变了呀？

太：（白）你这汉子，良心不好，还说人变了！

永：（白）老伯父，这话从何说起？

太：（白）你这小哥，到会装佯。我先不知，原来你们是夫妇。你养
他不活，还要抛弃于他。他不拿你的东西，难道他还来拿
别人的包袱雨伞吗？

永：（白）老伯父，这话是谁说的？

太：（白）是她（指七）说的。

永：（白）妈呀！老伯父，我和他是不认识的人。刚在大路相逢，说
这话儿，真是岂有此理了！

太：（白）怎么，听你这话，还冤枉不成，这有老汉我可证。

永：（白）老伯父，我实在不认识她。我原是个帮工穷汉，那来钱财
娶妻，这可不是玩笑的？

太：（白）怎么，她不是你的妻子？人家只有错认物件，那有错认了
丈夫之理。你真满口胡说！是你不好，有老汉我作证。

永：（白）老伯父，你真不讲理，既说他一定是我妻子，我来问他，

还是原配婚姻，还是半路的夫妻呀？

太：（白）原配怎样，半路怎說哩？

永：（白）要是原配夫妻，叫她說出三媒六証。

太：（白）半路夫妻哩？

永：（白）也要有人凭証。

太：（白）好罢，倒被你說出理来了。待我来問問她。（轉身向七）
小大姐，那小哥說你不是他妻子，你冒認他了。

七：（白）老大爷，你怎么这样糊涂，人家只有認錯物件，那有錯認丈夫的道理呀？

太：（白）這話我早代你說過了。她說問你和他是原配婚姻还是半路的夫妻？

七：（白）原配夫妻怎么說？

太：（白）要交代三媒六証。

七：（白）半路夫妻哩？

太：（白）也要說出凭証。

七：（白）老大爷，我們乃是半路夫妻，有証为凭。

太：（白）有何凭証？

七：（白）我有一把扇子，在他身边，他有雨傘包袱，在我跟前。

太：（白）怎么，這話当真？

七：（白）焉有欺騙之理？

太：（白）这个人良心不好。待我与你作主吧。

七：（白）老大爷，你老人家这大年紀，要做个紅媒月老呀？

太：（白）呸！

永：（白）老伯父把我包袱雨傘可拿来了嗎？

太：（白）你这人真沒良心，自己夫人，忍心不要了！

永：（白）老伯父，你怎么又來說這話？

太：（白）不要哄騙，他还有証物在你身边。

永：（白）老伯父，那有此事。他有什么在我身边呀？

太：（白）他說有一把扇子，在你的脊背上边。

永：（白）我來看看。（拿見扇子）

（唱）奇事奇事真奇事，这把扇儿那来的？一把拉住伯父手，小董永有一言細听端的。我家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地，后来不能埋怨的！后来不能埋怨的！

太：（唱）未曾开言把話提，叫声小董永細听端的。說什麼片瓦立锥地，說什麼不能配夫妻。凭着老汉拜一拜天地，你二人配一个百日夫妻。

永：（白）老伯父，你这紅媒是做不了的。

太：（白）怎么代你做媒还能做坏了嗎？

永：（白）老伯父，这百日夫妻，有什么意味呀？

太：（白）唉，你听錯了，原来我有点年紀，牙不关风，我原說是你二人配一个白发夫妻呀。

永：（白）呵，老伯父，怪小生听錯了。

太：（白）噯，这不就得了嗎。

永：（白）老伯父，这还不行。

太：（白）怎么？

永：（白）婚姻要有三媒六証，三媒之中，你老人家就算一个，扇子也算一个，还少一个呀？还有你老人家这大年紀，风燭殘年，到你百年之后，扇子更不能說話，要添一个媒人才好。

太：（白）看你年青青的，倒还有些心眼。好吧，待我和那个人儿談談。

永：（白）多謝老伯父。

太：（白）大姐，那人說婚姻要有三媒六証，我和扇子只能算两个媒人，还差少一媒，他不願意。

七：（白）老伯父，你且向上一看。（手指槐树）

太：（白）那乃是棵槐蔭树儿。看它何用？

七：（白）那树能算一媒。

太：（白）怎么，树也能做媒人来了。

七：（白）可以的。

太：（白）好，我也来向你那个人談談。

七：（白）多謝老大爷。

太：（白）唉，董相公。

永：（白）老伯父，怎么样了。

太：（白）小姐說了。那边的大树儿，可以算得一媒。

永：（白）呃！伯父这大年紀，怎么也信她的胡言。真乃岂有此理，太糊涂了！

太：（白）我一点也不糊涂。

永：（白）老伯父，鬧了半天，还不是你一人說話嗎，扇子和大树，是不能說話的？

太：（白）对呀！（轉身向七）喂，小大姐，不行不行的，不要噙嘴了，他說最少要三人，那树不会說話的，找不着人，我看就算了吧。

七：（白）老伯父，树儿有灵，也能說話。

太：（白）怎么，树能人言，我这大年紀未曾见过，莫要胡拉吧？

七：（白）老大爷，你如不信，可請董相公，向树一拜，它就能說話了。

太：（白）真的嗎，要是不說話哩？

七：（白）要不說話，我还他包袱雨伞，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不帶你老人家煩神，也就是了。

太：（白）好，好！（轉身向永）

永：（白）老伯父，东西拿来了嗎？

太：（白）早哩！

永：（白）怎么？

太：（白）小姐說道，树儿有灵，只要你拜它三拜，他就能說話了。

永：（白）唉，这大年紀，怎么受騙哩！

太：（白）相公，你倒糊涂了，就向树一拜，如不說話，她不就还你包袱啦嗎？

永：（白）好，伯父由你就詩。

太：（白）这个当然。

永：（白）好了，待我一拜。槐蔭大树在上，弟子願与那位小姐結为夫妇，請你做個紅媒月老。（树不說話，永抓太白）老伯